

风约湘裙

© 作品

愿你已放下
常驻光阴中

萧红传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恩怨流水，一城自有一城愁
凡尘逆风，俗世岂能尽如人

愿你已放下 常驻光阴中

风约湘裙◎作品

萧红传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愿你已放下, 常驻光阴中 / 风约湘裙著. -- 北京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5

ISBN 978-7-5057-3372-5

I. ①愿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萧红 (1911 ~ 1942) -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78006号

书名	愿你已放下, 常驻光阴中
作者	风约湘裙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印刷	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规格	880*1230 毫米 32 开
	8 印张 100 千字
版次	2014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	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372-5
定价	35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自序

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路了，她知道，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地方，能容得下她回头。

她转过身，望向身后那一方辽远的天空。天色是淡淡的青冥，没有硕大的冷月高悬夜空，亦没有爽辣如刀的风掠过她的发线。香江花月夜，锦绣的不过是另一处风景，繁华的亦只是另一座城市，与她，却是不相干的。

那一刻，或许，她会想起自己最初的那个名字，那个莹秀剔透却又温婉安然的名字——张乃莹。

然而，在这个烟雾苍茫的夜晚，那个叫张乃莹的沉静女儿，早已遗失在了那一程雨雪零落的往昔岁月里。她以生命中最深切的疼痛、最决绝的转身，将那个叫张乃莹的盈盈少女，留在了故园盛开的玫瑰花丛中。从今往后，人们只会记得她的另一个名字，那个带着命运的凌厉与苍

凉的名字——萧红。

萧红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孤寒的一抹冷色，凛冽寒素，却又含着耀眼的炽烈，如同夜色中兀自流淌的月华，穿透一溪碧水，月色与水色的交界处，是一场寂然狂野的燃烧。

她曾在上海的文坛大放异彩，如明亮的星子点亮了夜上海的天空，在那个战乱的年代，留下了一个女子在战争硝烟里深切的感悟。她以独特的视角与真挚的笔触，将东北大地鲜活的生命气息，以及那整个时代的影子，留在了——一篇又一篇杰出的文字里。

然而，更多的时候，萧红却是彼时旧中国的一位过客，四处流寓，居无定所。在她那并不漫长的一生中，她经历得最多的，是离开。一次又一次地离开，然后，再离开。离开了故乡，又从异乡离开，离开了孩子，又与爱人分离，直至最后来到香港，在碧水蓝天处，与她的生命作最后的话别。

她的一生，似一支离弦之箭，阴霾漫天也好，山重水复也好，她只是这样一直向着前方，从不曾有片刻的回顾，直至渺渺入云，将她的故事写进岁月的折痕，写进人间烟

火的苍色，留待后世之人评说。

常有人说，性格决定命运。

萧红的一生，或亦如是。

她很执著，亦极勇决。一旦做了决定，必会坚持着一路行到底，哪怕最终落得头破血流的结局，亦终不悔。这份执拗与勇决，是她人生最孤寒时的绝大助力，却也令她少了转圜的剔透。不懂得变通，不晓得适当的妥协，对家族、对爱情、对命运，她从不曾有过一次退却，却也因此一次次地将自己逼入绝境，再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，似一羽锦色辉煌的凤鸟，必得浴火，方能重生。

比起同时代的一众女子，这样的萧红，大抵是最不好写传的一个。她不够华丽，身边不曾有纷繁如落英的浪漫情事，亦不曾成为被好男子倾慕的娇骄女子；她也不够了悟，总是一再地因了爱一个人而受伤，而愈是疼痛，她便爱得愈发深沉，从不知抽身退步，直至遍体鳞伤；她更不知为自己谋算，朋友遭难时，她全不顾会连累自己，舍出命去陪伴与帮护；甚至，她连眉眼高低都不大识得，为人处世常有笨拙处，往往引人对她生出厌倦之心。

因而，当有人评说，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

洛神时，倒叫人忍不住诧异。

孤绝如萧红，哪有那般流风回雪、轻云蔽月的仙子情态？她是靠着一腔子热血拼杀出来的。自命运的战场，挣扎着、反击着、受伤着，一路踉跄着，却又义无反顾地前行。命运予她苦难折辱，而她自这命运里，尝出了生命的华美与寒凉。她的文字里有深刻的冷涩，她的情路坎坷乃至不堪，她的人生，亦每多绝望的灰色。

萧红绝非洛神，她只是一朵自尘埃里开出的花，不唯美，也谈不上优雅。这一朵孤单的花，生长于宿命的悬崖，孤寂、寒冷，含着略略的悲凄。而即便如此，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与折磨，这一路行来，终究曾有过泥污遍身的困苦时光，这花还是绽放着，桀骜且孤艳，如永夜里清冷灿烂的月华，不惧人间刀剑相逼，唯将一轮素华，挥向人间。

所谓传奇中的女子，不应正是如此的么？

目 录

第一卷 人间最初的华色

故园烟雨 · 003 ·

一次别离 · 013 ·

离家北上 · 023 ·

逐除族籍 · 032 ·

第二卷 此生最美的华章

初初相恋 · 043 ·

寻常巷陌 · 053 ·

流光轻舞 · 062 ·

别梦依依 · 071 ·

第三卷 一个人与一座城

海阔天空 · 083 ·

双城呓语 · 092 ·

海上潮生 · 102 ·

月光倾城 · 111 ·

第四卷 为君相思暮与朝

芳华转瞬 · 123 ·

东京寂寥 · 133 ·

一曲挽歌 · 143 ·

黄金时代 · 153 ·

第五卷 人世间爱的礼遇

风雨之夕 · 165 ·

葬葬尘世 · 175 ·

夜雨潇潇 · 185 ·

镜花水月 · 195 ·

第六卷 落花无语对萧红

乱世离殇 · 207 ·

一脉平波 · 217 ·

香江月夜 · 227 ·

悲伤离歌 · 237 ·

第一卷
chapter · 01

人间最初的华色



这个一直与命运为敌的女子，独自置身于宿命的荒野，准备着她生命中最残酷，却亦是最绚美的一次厮杀。

故园烟雨

一直希望着，能够为她，择一个更好的来处。

那样的来处，应是春风温软的四月，岸边的青柳笼住一层淡绿的薄烟，黛色的山峰宛若温暖的手掌，合住掌心的一泓碧波。水波澄澈如镜，浣过吴地的风花，流过越水的落华，洗去那浩浩春风一路走来的霜痕与雪色，亦将那些生命中原本的苍凉与孤寒，洗作一程春暖花开的馥丽芬芳。

可是，若真是这样的来处，只怕，这世间，便不会有一个叫萧红的女子了吧。

所以，当她来时，没有春风温柔地抚过她的手掌，也没有吴山越水去精致她的容颜。她是注定要这样鲜烈地，以决然的姿势，俯冲进命运的荒漠，如流星一般，划过无尽的岁月。

谁能说，命运是没有预示便开始了呢？一如萧红，她的倔强与任性，

究竟是生发于骨子里的，还是上天早就如此安排，我们无从得知。许多时候，一个人的个性，与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。生于江南的女子，多温婉聪慧；而生于北方的女子，则多爽快明丽。有怎样的个性便会有怎样的际遇，这样的结语，于萧红而言，正是一语成谶。

萧红的出生地，是在广阔的东北平原。在那个炎炎的六月，凉爽的风拂过呼兰城，似要为那个即将到来的小小女孩，拂出一片安安静美的世界。

那一天，是农历端午节。

却不知，一九一一年东北小城的端午节，人们是如何度过的呢？当这个小小的女孩睁开双眼的一刻，是不是会有温暖的糯米香气，散入她小巧的鼻端？那青翠而略显杂芜的艾草，是不是也曾装饰过她落生时那扇红漆的门楣，将人间最初的华色，映入她的眼眸？

或许，那一天的呼兰城中，并不曾有太过浓重的节日气息吧。人们如往常一般地生活着，有老人坐在树荫下下着棋，有孩童在草丛里追逐蝴蝶，妇人们晾晒衣被、煮水烧汤，准备着一家大小的饭食，偶尔地，她们停下手中的活计，转首望一望耀眼的蓝天。

而在呼兰城南关龙王庙的张家，这一天，却是既叫人欢喜，又叫人哀愁的。

萧红，是张家大院里降生的第一个孩子。她的到来，理应带来足够的欢喜与快乐。只是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似张家这般的本地望族，头胎生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所以，祖母以及父亲对萧红的到来，是有几分失望的。而更不巧的是，她的生日恰逢端午，这在老一辈的人看来，也是

不够吉利的。

然而，这承载着希望与失望而来的小女孩，依旧还是降生于张家大院里。一如张家后花园里的玫瑰，兀自盛放了它的娇艳。没有顾忌地、恣意轻率地开成了繁盛的一树花瀑。那浓烈的红色，红得狂野耀目，红得让人不得不去看它。而在那个盛夏，这一场静默无声的燃烧，似乎是在为这个女孩的到来，书写着她生命最初的颜色。而那一天的灿烂阳光，锋利阔大，有如一柄薄薄的金刃，斫成她生命最初的篇章。

也许，正是因了这季节过于灼热，而那玫瑰的颜色也格外浓烈，才会让萧红自降生起，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来。出生后没多久，母亲常用裹布去包住她的小手小脚，以使她睡得更安稳妥帖，却往往引来她的反抗。柔弱的小女孩，拼命地张手举脚不让捆裹，得了串门的大婶一个“茬子”的评价。

在当地的方言里，茬子是指个性强硬厉害的人物。连牙牙学语还不曾有过的萧红，似是天生了一种倔强的个性。而这种个性，在她年幼时，亦因了祖父的格外宠爱，深深地烙印进了她的生命中。

在偌大的呼兰城张氏家族里，唯一对萧红的到来感到欢喜的，是她的祖父。

祖父是个疏懒的人，不理文章经济，也不懂得经营家业。于家族而言，这样的男子大约是毫无用处的。可是，对于萧红来说，正是这个温和无用的垂暮老人，给了她这一生中最多的温暖。

萧红的童年时光，应该还是快乐的吧。

生于望族的小小女孩，在许多人看来，正是锦绣盈眸的名门淑女，娇养于张家大院里，是真正的大家小姐。而在萧红的眼中，张家大院最令人着迷的，亦是赋予了她最多暖色的，还是那座后花园，以及终日在后花园中打理花木的祖父。

庭院阔大，北方干爽的风在那里穿梭来去，携来远处呼兰河湿润的草叶香气，亦将园中玫瑰的芬芳，一丝一缕地拂向夕阳下闪着金光的河水，拂过整座安静的小城。而那个自降生后便生长于斯的小女孩，便是在这来去不息的春风秋雨里，在这片草木丰秀的庭院中，消磨着她生命最初的光阴。

此际的命运，尚未显现出它冷凝残忍的面目。它理应如刀剑般锐利的手指，此刻正温柔地抚过幼时萧红的掌心，将一些美丽的光景、温暖的回忆，以及些许的温馨与快乐，刻成她掌中淡淡的纹路。

彼时的萧红最爱做的事，便是与祖父去庭院里玩耍。

当春风掠过呼兰河时，庭院里的野草在一夜之间疯长起来，祖父便会携着小女孩的手，一同去庭院里除草。小女孩却是各种各样的淘气：拔掉花苗留下杂草，或是在草丛里追逐蝴蝶，将庭院的一小块地踩得凌乱。春风鼓荡着杨树花，将小女孩快乐的笑声也裹挟其间，那笑声与飞花的背景，便是祖父永远不变的宠溺笑容。

庭院最美的时日，还是在夏天。园中的玫瑰开得华美，小女孩趁着祖父不注意，偷偷地掐了几朵玫瑰花插在他的草帽上。祖父戴着这一头的玫瑰花回到屋里，说着玫瑰花开得极盛，花香连屋里都那样浓郁，却

不知，那花朵恰在他头上的草帽檐儿里，那花香也悄悄地随着他，在屋里四处飘散。

这样的恶作剧，常常会令小女孩笑得格外开心。仿佛，那时的她便已知晓，前方等待着她的，是一段冰冷与残酷的旅程。而此刻的她，不过是向未来预支些微小的幸福，那细小而绵密的快乐，是千仞悬崖边迎风摇摆的小花，微弱地，绽放在萧索的红尘深处。

许多年后，萧红记忆中的庭院，成了她精神家园里的另一种意象，荒芜、自由、快乐。这些明亮或灰暗的情绪，隔着光阴的河岸回头看时，带给她的，却是另一层无法言说的悲伤。在《呼兰河传》里，她用有些哀凉的语气写道：

刮风和下雨，这院子是很荒凉的了。就是晴天，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，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。没有什么显眼耀目的装饰，没有人工设置过的一点痕迹，什么都是任其自然，愿意东，就东，愿意西，就西。若是纯然能够做到这样，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风景。但不对的，这算什么风景呢？东边堆着一堆朽木头，西边扔着一片乱柴火。左门旁排着一大片旧砖头，右门边晒着一片沙泥土。

——《呼兰河传》

而其实，这荒凉且寂寞的一隅，又哪里只是一座庭院，它更是萧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平的那一角乡心，带着命运刻下的深深折痕，寂寞地，徜徉

于乱世烟火中，却怎样也寻不到一个温暖的檐角，去替她遮挡尘世的离乱与苍茫。而当她辗转流离于战乱与硝烟中，看眼前的世界一点点破碎倒塌，那时的她才终于明白，所谓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，亦不过只是这些平常的光阴。就像她童年时偷偷插在祖父帽檐儿上的玫瑰，无论隔了多久的时光，那淡淡的花香，依旧会自岁月的深处飘散而来，让她的心，亦随着这香气一同柔软芬芳。

幸福快乐的人生，童年时光约摸总是极长的。即便成了大人，心底的某个角落里，还会残留着几分童稚的天真，看世间万物，亦总是满心满眼的欢喜。然而，萧红却非这样的幸运儿。她的命运，自儿时起，便有了几许苍凉的寒色，而她眼中的世界，也有着不同于其他稚子的严酷冷凝。或许，这是因为过早地接触死亡，才会让这个年幼的女孩，感受到了与别人不同的尘世况味。

第一个离开萧红的亲人，是祖母。

彼时她尚年幼，浑然不觉生命逝去的可怖，反倒因了家中亲戚往来的骤然频繁而快乐了起来。亲戚们来访时，总会带着他们的孩子，而这些孩子，便成了萧红的最好玩伴。那座荒凉孤寂的庭院里，何曾有过这许多幼小的身影？有了同龄伙伴在身边，让童年的萧红快乐极了。她带着他们在庭院里四处疯跑，天真而清脆的笑声，时时穿透满园的冷寂，将死亡的悲肃也隔在了这群孩子的身外。

然而，当有一天，她玩闹着走进祖父的房间，却被父亲一脚踹倒在地时，看着满屋雪白的颜色，她才蓦然惊觉：祖母去世了。